

# X 也們：華語酷兒生命故事（暫定） 黃 岡

自選詩五首

## 氣數喪盡歌

打針，吃飯，睡覺

失眠。糖衣裹著毒藥

紅的是旖旎春色

魂魄出竅，遊園一場

驚夢三巡。墨綠色的鱷魚皮鞋

踢踏腦殼邊境的夢。透明的那顆

水晶球滑落喉頭，釋放

舌與喉久違的潤滑之色

遠方有中子電子

交擊成黑幕中的一道閃電

未成眠之人，披衣坐起

離開纏綿的睡榻

紫色的那顆暫時還咽不下去

一個惱人的謊言：嗜睡、食慾不振

我從子時一路數來。走膽經

在胃液與淋巴的沸騰裏

絨毛的推搡之下，膽氣

稍長

丑時走肝經。後青春時代  
一條磨損得不能再老的老路  
我走得崎嶇。還好路上有一株月桂冠  
供我歇腳、編織花環

還未到訴衷腸的時候。寅時，肺經初顫  
喉頭間一陣騷動，把人自夢境中抖落  
敏感的聲帶如針氈，要刮花一張黑膠唱盤  
肺葉的哮喘是一張破了洞的手風琴

（睡眠如裂帛在陡咳中應聲斷裂）

感覺到疲憊與餓。走過千山萬水  
終於走進腸胃經。期間  
壁虎數次試探我的睡意深淺  
追逐，交尾。與腸壁蠕動唱雙簧

（秉燭人的破銅鑼敲得鏗鏘響  
我就跌下那一桌二椅，散戲的夢）

漸漸地，我被拋出身體之外，意識如游絲  
商禽廣播：頭手請勿伸出窗外  
我像半截身子都露在車外喜迎清風的一隻狗  
曦將夢將

白月光光

— 刊登於《聯合副刊》2023/04/25

<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OC0009/384672/web/>

選錄於 2023 年《臺灣詩選》

## 鬼壓床

我胸口的那一隻鬼，他沈重不堪  
負荷。他伏在我胸口一輩子了  
折我的腰、讓我無法直立  
做人，總是往前倒  
也無法奔跑、跳躍

十二歲整，那隻沈重的鬼敲開我心門  
他鑽了進去，夜夜  
鬼壓床，等待白晝的來臨  
他鎖緊我的肋骨，盤桓  
在我胸前，沈甸甸的擠壓我  
使我痙攣沒辦法動彈  
我不知道胸口有什麼乾坤  
鼓漲爆裂，揪著我心口  
像我的原罪

他跟著我上學，他在木桌上睡覺  
女校人人胸口趴著一隻  
不孜不倦寫考卷的鬼  
我得以檢驗這事是由於，我看到  
那些透明襯衫裡的衛生衣都換成  
有罩杯、有鐵絲的鋼架子，那就是為什麼  
我知道他成功的變形記

他夜夜掌舵，運來滿船花瓣  
一片一片貼於門庭——兩盞金燦燦的花  
過渡我到彼岸，使我在噩夢中成形  
他壓迫我，迫害我  
使我胸前腫痛，撐破我的襯衫

我試過把他纏於胸前  
他變作木乃伊  
勒緊我無法呼吸  
我解下繃帶，身體都是瘀青  
我試過溺他在水中  
他變成了水鬼，抓得我  
滿身是血。我擰斷他的頸  
他便從此垂墜，吊著頭笑話我

我吃藥控制他  
手臂莖壯，長出多毛的森林  
開始出汗，變得力大無比  
聲音粗獷，他卻依然認得出我來  
依然夜夜壓我，翻身時  
尤感覺到他的存在

那隻跟了我一輩子的鬼  
今天終於離去。原來，我不用多做什麼  
只是同了意，那幼年起便懸吊在頭頂的  
那支刀鋸，卸下——

禁止圈地運動，解放羊群  
自不寐的高原中下放。他們溫馴的  
一一低頭吃草，從草坡上下來  
那支刀鋤，順著標線  
小心剷除那溢出的，抹出一對平滑  
而均勻的胸腔。死了的鬼  
棄心口而出，雲蒸霧散  
而一片坦蕩蕩的歸途，我的無咎之罪  
終於平反。但願我能醒著目睹：

存在我詩篇中那一堆白花花的脂肪  
其實是血淋淋的彼岸花

## 華語電影與硬派父權

— “再买包儿烟来盒儿套儿吧！” — Louie

### Sinophone-queer

你是一個賽博龐克的主角嗎？

你在哪一個文本裡流浪？

你的身體被植入了什麼程式

為何你如此放蕩卻又保守至極？

我該如何開始尋找你？

**Sinophone** 是你星球的語言嗎？

在大西洋此岸，我們閱讀

華語電影。用普通話交談

那一年的金融海嘯與地震

用閩南語點一碗潮汕麵。用英文

教老美中文。說中文

想念東北一家人。硬漢作派——

我們是酷兒。跨性別。無性別

那一碗麵湯裡

有沒有倒映你的性別？我親愛的

獨角獸，那一個輕聲的尾音，是不是

鄉愁像地震一樣襲來？

我憧憬著你的革命，而你

急於為我光復大陸，兩者

都是不能說的秘密，都會招致

喉頭髮燙的白色懼怖

從不一樣的時空

我們終於了悟歷史

散戲了以後，我們產生了

有同樣記憶的錯覺

談論著同一個文本

傳說自不同的家庭記憶

吆喝著，就去吃了大排檔

涮烤羊肉，辣肉玉米捲餅

紅星二鍋頭，台灣生啤酒，再唱一段思想起

這世界給我們貼上了太多標籤

雖然我們的確愛面子，囍宴熱鬧

飲食男女裡見真情，且虎寶成群

中國超市裡燈火通明，結帳的時候

你說“再买包儿烟来盒儿套儿”

送我回到家鄉的睡榻上

像一個異性戀政權一樣

擺佈著我，也撕裂著我

但我們並非模範少數，也不是病毒帶原體

不要恨我——

東方主義的眼睛裡，沒有什麼煉金術

渴望自由，渴望解放，渴望身體

也渴望受精，渴望盡孝

渴望做一個沒有根的人

以及渴望家，養一貓一狗

我們在這個星球流浪

用梔子花香的口音談戀愛

學習約會，愛上同性別的人

遞出綠卡，或者回各自的家鄉成婚

— 發表於《自由副刊》2022/10/17

<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1546076>

## 東亞系課堂 I

一、

我們需要跨越幾萬哩的陸地和海洋  
才能來到同一片大海的  
不同海岸  
學會問一個正確的問題  
沒有標準的答案

我們需要洋流帶我們離開  
神明庇佑的岸邊  
遠離父母與宗祠，離開  
往更深處尋去  
到另一個神的國度去  
而知有廣袤的海洋  
孕育了不同標幟的帝國，並有許多  
後殖民，快樂並痙攣著  
我們也學會了指認不同名字的島嶼  
島上的牛羊和風，一些基地和大砲  
他們的射程是我們祖先的前世今生

如果明日此刻星空依然耀眼  
而我們的手臂是時針  
那就遠颺心之所向  
才能明白唯有海洋能

接收難民沉舟的決絕

而大陸不能

二、

我們從海上學會慈悲

與憐憫，然後來到這裡

用不同的腔調囁嚅

學會在課堂上侃侃而談，也學會聆聽

銀杏子落地的聲響

去掉藻飾的修辭和拐彎抹角的心志

學會對自己誠實

我們解讀文本，曉明那依然炙熱的傷痕

林昭與普羅米修斯同，而洛夫之於石室

燒燙的火種與炎熱的石壁

燒掉了我們一層肌膚，餓的匱乏

和饜飽過後的羞辱，持續

膨脹成一個無以名狀的民族

持續在我們肚裡翻攪，課堂緘默

比滔滔不絕的雄性敘述更顯蹊蹺

愛國修辭，以及拙劣的現代主義

除美學上的失敗以外，尚見被傾軋的人性

以至於作者掌握不好語言，吞吐胡謔

以躲過審查，甚至自我審查

我們的學科生產不了真正的米糧  
無能改變現狀，也毫無重寫歷史的野心  
嘆息，是我們做人唯一的糟粕  
回憶斷了肢，縈繞在東亞系的課堂上  
莊重的講台，精巧的課桌椅，瞌睡著的助教  
自我拷問，也回家拷問福澤廣被的父母

我們在克里奧 的港口進進出出  
做一個移民，在自主的離散裡流浪  
或者遺民，在被迫的離散裡流亡  
精神上的飢餓是實相  
邊界與疆域都是虛像  
熟悉了洋流的週期  
港口的市集，和民族的文學  
我們也許就明白了一個城市的興衰  
聽懂了城裡傳唱的歌謠俚曲  
並牆腳下乞丐的心跡

那是不標準但誠懇的答案之一  
回答了我們僅僅只是  
問對了的那個問題

— 發表於《聯合文學》雜誌，2023 年六月號第 464 期

## 百合

眼睛，在黑暗中眨眼

而我在性的裡面

在綠園中奔跑

在泥中將自己揉碎

愛人沿著河床

一一搜集我的肋骨

陽光下再將我一一排好

我溶化了的骨頭

化為她骨中的骨

我是她肉中的肉

有人，在黑暗中眨眼，在洞口

在我們醒不來的惡夢裡

太陽的腳正經過我們的乳房

若有誰走過，就告訴他懸崖的方向

教他擰下一朵百合花

併山谷撒下的陽光

墜落，墜落……

當一隻手將我從山溝拔起

我的根還做著雷電交加的惡夢

手指，在黑暗中

解碼第三個房間的彩虹頻道：

「陽台上繼父的情色想像」（高清無碼

制服控／百合蕾絲／調教：  
教養孩童，使她走當行的道……)

當百合花被掀翻的時候  
有人在黑暗中眨眼

母親的方言禱告年年歲歲，碎碎  
唸唸，羅馬書一章 金句和空中飛舞的碗盤撞擊  
迸裂成銀箔，女子的眼影  
撒落於白皙微汗的肚腹之上，  
「她們的女人正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哈雷路亞。我的心跳，怦怦，怦怦  
告密者的黑影  
停柩於一方花圃之中

風隨著意思吹，花蕊輕輕顫（快呀，快將她摘下）  
我聽見風的聲響（這兒呀，在這兒）  
卻不曉得要往哪裡去（往懸崖的方向去）  
花萼鼓脹爆裂，向十七樓的陽台墜落

我將生出愛人的骨骼  
在一次又一次碎裂之後  
在下水道積滿我的骸骨之後  
我的種子將按著神的形象  
在陰溝濕泥中開花

這次，我將不再奔跑  
我將轉頭定睛：母親，  
我能做一個愛神的人，暨  
另一個女子的愛人了嗎？

— 發表於《自由副刊》2023/01/20 <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1563643>

## 華語酷兒 Sinophone-Queer

Sinophone-Queer，你說中文嗎？

或者華語、國語、普通話？

我來自台灣，如果你知道的話

那裡有個朝氣的城市叫做台北

裡面有一個漂亮的我

決心去尋找我的世界族類

我從這裡出發，像當年我的台商叔伯

我的美國阿姨，勇敢追尋幸福與奇蹟

褪掉的殼在我身後，依然潮濕，依然溫暖

我在玉米田裡學習寫作，說話，閱讀世界名著

Sinophone-queer，你們在哪一個意象裡？

在我的繁體詩裡嗎？

一個棕髮帥 T 走過來問我的稱謂

我盲目翻找我的中文詞典

我是人也，女也，X也，還是 ta？帥 T 狐疑的走掉

我是想這麼聊天的：

Ta 用中文寫詩，散步，離散與做夢

Ta 用英文健身，看美劇，親嘴，吃炸雞

Ta 看中港台電影，讀華語語系文學，寫信，上中超

Ta 用英文教中文，讀取信息，申請試用包

看 CCTV 學官話，因為這裡的普通話不夠普及

而咀嚼的國語裡也沒有（中華民）國  
關於存在的問題，ta 有時上約會軟件找答案  
攬到高挑的女子胸前，而 ta 更顯矮小  
身體裡的猛男忿忿不平，呼一口麻  
證明自己又酷又巨

Sinophone-queer，你在哪一張地圖裡離散？  
你說的是哪一種 Chinese 而你又是誰？

我也終於習慣了使用烘衣機  
在強力渦輪中裡我看到了一則歷史隱喻  
旋出去的水分子無法再聚成河  
但雨水可以下在玉山、拉薩、伊犁草原和婆羅洲  
而我可以是他也可以是她，或者流淌其間  
我與我的族類有寬闊的草原和海島可以棲息

Sinophone-queer 站在世界的前緣  
精神鑿鑿的在各國度裡逡巡  
當月亮越發皎潔  
而群星是我的發語詞  
遠方通過的末班車，在耳內形成的小小風暴  
轟隆著愛，理想，與自由

註：華語語系（Sinophone communities）指各個使用華語或華語變體的社群，例如香港、台灣、馬來西亞、華裔美籍社群等等，有些論者亦將中國大陸包含進來。酷兒（Queer）則為 LGBTQ 社群的統稱。

— 收錄於《2022 臺灣詩選》，2023 年 5 月出版

— 初次發表於《自由副刊》2022/08/30

<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1537142>